

麗林

劇曲

白薇作

1926

Miss Linglee

By

PÊ WEI

1st ed., Nov., 1925 2d ed., Nov., 1926

Price: \$0.5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再版

回(琳麗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創作者 白 薇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溪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嘉坡

分售處
一八八七毛

琳麗

人物

琳麗
璃麗
琴瀾
時神
死神
紫薔薇
演劇旅行團
猩猩(三個)

地點

東亞某都會

佈景

第一幕 冬景之花園
第二幕 古寺之前(夢境)
第三幕 澄空下之曠野(夢境)

時間

現代(三幕是一晚間的事)

附記

一九二四年聖誕節起稿
一九二五年元宵夕脫稿

第一幕 冬景之花園

景 冬青樹叢竹山茶花之林

濃陰深暗暗的。

正面竹林下橫着一條長檯。

右隅短亭中粗桌檯各一張。

傍亭的大樹上懸着電燈。

背景一帶幽林紆曲地。

視線遠處黑森森

幕開，光景深黑不辨。

但聞女子哀歌聲。

歌

月兒月兒怎不亮？

許是牧童無心吹起的魔笛聲，

深深傷着你心腸？

許是見着詩人手摘紫堇與紅薔，

踏過彩雲堆，沿着石階來，

你愉快的心房湧上珊瑚血，

黑雲幕後，羞羞默默在梳粧？

春光嫩暖，花兒嬌嬌開，
致命傷的罌莖，心田畝畝栽。
情熱的絲帕滅不了燎原火，
輕風騰起的哀歌掠我飛過。
月兒啊，望你快出來！
我狂戀最後的心和淚，
等着踏你清輝步步吟來的愛人，
向他那絲絲的青髮和烏黑的曼陀上灑。

月兒啲，戀之憧憬的女神！
你心花迷了薄紅夢，
不管別人心兒碎了柔腸痛。
瓊宮奏出歡樂歌，
漫天的黑雲重復重。
重重黑雲驚淚落，
愛人呀！你今夜的影兒何沙漠！

血潮染紅我活活的火山胸，

血淚流瞎我愛看美魔的眸瞳。

悲運呀，可嘆的悲運！

狂風捲去了我鮮美的生命。

誰看猛烈的戀火，燃爆我柔和的肝腸！

誰嘆我愛情的真珠，紛紛零落！

（森森的暗黑中，清麗的月光，忽然投下，照見
神色清癯高瘦如竹的青年女子琳麗。黑衣美
髮，嬌愁可掬的慢慢躑躅林中。暫時靜寂一
會後，比前稍低的調子平靜的又唱。）

月兒喲。我神祕的姐姐！

莫向我掀你銀箔的帳帷，

莫得意你瑤牀的祕味。

我雖沒有嫦娥一雙嫩嫩的皓腕，

綠眼該看出我是愛神心上的紅玫瑰。

纖手快掩你銀箔的帳帷！

嬌步快藏你紅情的媚媚！

世人贊你的光明，

你涼入肌骨的光明，

也要藉我的情炎，溫熱。

（月光忽而隱去，琳麗將樹上的電燈開起。滿園呈帶藍色的美光。）

琳麗

今晚的天氣到怪暖和，

好像小陽春似地，

我想你一定會來喲。

我不看到你哩，我是多麼難過啊！

我若是飽飽地看了你，

我心上又是如何的寂寞！

（撫着亭子嘆息。）

烏鴉聲

呱！呱！呱！

琳麗

你若是還真心愛我，我對你說：

等得你招手“來！來！”

我只能給你遙遙地看我的背影向你搖手

“我是留不住的孤雲喲，再會吧！”

（自胸中抽出相片親了又親。）

假使我爲你死了，
你會流不盡的悲淚吧，
你何必故意苦我來！

烏鴉聲

呱！呱……

琳麗

我好像醉倒桃李園中的詩瘋子，
又像喃喃草上的泥美人，
醉迷迷，醉迷迷，顛倒在你的心田裏。（停）
呀，不可思議！
我爲甚麼看了一閃的星光，
竟會跑出我虛無的母親的胎裏來呢。
我要過多少虛無的滄桑，
沒有感着人間是紅的。
萬物是綠的，
宇宙是黃的。
我自己是紫的？白的？還是青的？
第一是我自己沒有了喲，
儘尋總尋不出我的心來。

怕莫是一切都是透明的渾沌的，
我自己也是又透明又渾沌的一個不成東西的東西。

說不透徹啊，話真難說得狠！

記得我震動不能自主的手，

連飯都吃在鼻子裏，

裙子當作斗蓬披……

對於一切都感不着的我，

怎麼又要吃飯穿衣呢……

爲甚麼緣故我竟跑進虛無的母親胎裏來了。

我不冷也不溫不動也不靜的虛無的母親！

可還記得——記得很明白。

從虛無的母親胎裏引我出來的就是你！

從荒涼的古井中救活我來的也是你！

所以，沒有一切的我心上又有了你哩。

（儘吻相片。旋將相片緊抱着微笑。）

呀，怪事！怪事！

我不是很決心很決心的嗎！

是我真正最愛了的人，

我決不拖下他來做戀人，

怎麼一陣子我簡直……

我的魂魄都完完全全地消在他身上了？

好像我是他絕對獨有的物件一樣了。

可笑！我是那樣的無用麼？……

憑我怎樣反抗牠也終歸無用。

真可笑！（徘徊沈思）

我以前的心情呢？

還記得出，

還能够唱得來：

唱

最寂寞的人，是最不平凡的人啊。

人喲，你莫戀！

落戀你會平凡。

落戀你會平凡，

戀一成功，

是生命的臨終。

落戀你會平凡，
你一生只求戀！
惟求戀能奏出真而美的生之和絃。

你一生只求戀！
渾身流麗的光華……

烏鴉聲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呱呱呱！呱呱呱……………

（烏鴉三四隻大聲高叫嘈雜不過。）

琳麗

（抬頭慢慢地走，貪心望着樹上。）

嗤！嗤！嗤嗤！（拾起石頭向樹上投。）

你們莫在二十世紀音樂的夜光中，

弄你們漸銹蝕了的舌頭！

莫把這神祕的綠園，

給你們的破銅鑼似的喉嚨叫壞牠！

畢竟飛去了，也叫我開心些。

烏鴉聲

呱……(淒淒的拖長尾音)

琳麗

這到有點哀瑟瑟的音律！

我沈痛又沈痛的一瓢赤血，

卻又叫你揚起。

(鏜的一聲，把林燈關了，漆黑。)

唱

漫天飛翔的孤鶩！

何爲迷離在紫色的絹幕？

惟紫色的絹幕，

是美靈之花都？

烏鴉聲

呱……呱……(格外的清脆)

琳麗

烏鴉呀！烏鴉呀！

可懂得你的意思了！

你一聲清曲，把我的自慢心喊跑了。

你們先前的高呱呱急呱呱，

無非是取笑我的歌兒不好，

我又何嘗有一分允許我的歌兒是歌兒呢?!
妙!妙在你知道我靈魂裏面這點深刻的懊惱!

烏鴉聲

呱…………(微微的)

(靜寂一會，琳麗忽然揚起沈痛的歎息聲，微微的一絲月光，忽從樹頂漏下。)

璃麗

(穿貂皮外套，戴着很美的灰色帽子，低頭思索，慢步踏過，消去。)

(月光強照，光景嘹然。琳麗坐在竹林下的凳上，同前一樣歎息。)

璃麗

姐姐!這麼冷的晚上，
你又是躲在這裏——(從樹中走出)

琳麗

你來了麼?(立起)

璃麗

來了好多時候，
在你的主人家那邊說了一頓話來的。

她們都往青年會慶祝聖誕去了，
你不去嗎？去看看也好。

琳麗

女子青年會也叫我去，
教會裏也打電話叫我去。
這晌爲聖誕節真忙殺人！
今晚想躲一躲。（一同坐下）

璃麗

今晚青年會有很多西洋人的獨唱。
日本人的音樂和跳舞也有趣相，
我很想去看一看，
你和我一塊兒去不好嗎？

琳麗

世上沒有比音樂還美的東西，
也沒有比音樂還感人深刻的東西。
我恨從小沒有學得音樂，
你是專門音樂的
你想去，你一個人快去吧。
莫弄晏了時候！（懶懶的閉了眼睛）

璃麗

你不是愛死了聽音樂的嗎？

今晚又出鬼了……（好奇的眼光凝視她）

哦，莫儘垂着你的倦眼！（拍她）

你要睡麼？（反語）

月光要揪住你在這裏的哩。（起身走）

好美的月亮啊！（停住）

琳麗

今晚的月亮好像是爲你出的，

你一來月亮就出來了。（徘徊）

璃麗

哦，爲我出的？

月光娘娘知道，細膩的姐姐知道。

（戲捫她的下顎。）

月兒不會爲着我這個不熱望她的人擺魔力。

是不是？

自然美的魅力，

好像能够沈醉你的心魂似的。

琳麗

我現在可不是從前那樣了。
不含人性美的自然美，
我好像睬都不要睬牠。
除非微風細雨中落花的黃昏時節，
還能引起我去賞玩賞玩。

璃麗

看海上的落日呢？
曉風裏坐船賞荷花呢？

琳麗

攢不得我的心進。(爽朗的音調)

璃麗

攢得你的心進的只有你的戀人。
他是你的最美的天地，
他是你的藝術的全身，
他是流盡你的眼淚你都不覺得痛心的。
你剛才不是在這裏悲啼啼的麼？
你有多少淚水？(逼視到她的眉上)
我看你會死在愛上喲。
癡人！坐下來！(同坐)

聽我說！眼淚是沒有價值的，
猶如病人的汗水。
你最好是打破夢想的幻花吧！
像我是終身一滴眼淚也沒得流，
心裏充滿着晴光，只有快樂的分兒。

琳麗

我何能比得你呢。

璃麗

莫說！

我又何能及得你咧。

你越弄越乖了！

不過我想，無論是誰，求來求去是爲求得一個幸福。像你一個人冷靜靜地閉起門悲哭，
三天不說兩句話，
真是叫人難解咯！

琳麗

有時候我只想將窗戶都關起來，
半點光線也不給牠射進，
讓我一個人黑漆漆地默想就好。